



假如有蓬莱

□ 测绘学院 赵雅璇

我站在礁石的顶部，望向远处一望无际的海平面，幻想自己是这片海域的王。海浪用力拍打礁石，卷起带着各种藻类的黑色的浪。海浪声来自四面八方，又好像仅仅来自脚下。

天和海是不一样的蓝。天空更加澄澈，更加轻盈。海更加深邃，更加厚重，发出一种浅浅的绿色。它们在看不到的远处交汇，留出一条笔直的线来告诉我们——看，海天相接。

天气不算晴朗，太阳时有时无。阴天的海边总是带着几分神秘感。就像某次和好友出去玩，在海边栈桥看见不远处的海上飘着黑色的物体缓缓移动。那东西细长漆黑，我或许以为是浮桥或者大坝。上面枝繁叶茂，四季如春，住着仙人和仙人的小猫小狗。仙人种着灵药，炼出长生不老的丹药，然后分给猫狗和海里的鱼。

或许岛长在一只海龟的背上，随着海浪和洋流四处漂浮，没人的时候就晒晒太阳，有人的时候便转身藏在云雾里。所以从没人见过它的真容。

一声大浪打过，巨物消失在云雾中间。蓬莱不见了。阳光从云层后短暂地跳出来，我看见远处的海湾其实是个港口，那巨物如果不是蓬莱，那便是轮船了。

现在远处又是一阵云雾，天空阴蒙蒙，刮起潮湿的风。我能用肉眼清楚地看见，远处是一座山飘在半空。两座山头，紧紧相贴，下面空无一物，飘在海上。

海浪继续汹涌地拍打着。海面忽而湛蓝忽而灰蒙蒙——云在一刻不停地流浪。海水涨潮了，淹没了底下的礁石。到了点，我也该回去了。

那若隐若现的山头依然飘在那里，仿佛世间真的有蓬莱，恰恰好好出现在一个阴天的海面上——因为这时候的海总是带着一种神秘的未知感。就好像下一秒会有鲸鱼从眼前跃起扑你一身水，地平线尽头会突然出现白帆和舰队，海底的珊瑚会长出海面带起几只来不及游开的小丑鱼，再或者，会有美人鱼的歌声和利莫里亚的神殿。

本着相信科学的态度，这次我打开了手机地图。站在礁石上最后看了眼远处的“蓬莱”，随后找到了它的真面目——一座小岛，乘船可至。

盛夏之夜

□ 能源学院 宗雍康

我身陷在疯长的草丛里
时间荡起涟漪
关于童年的记忆是一颗野蛮的种子
狂风呼啸 暗河流转
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众神默然
青草将我掩埋 星星将我覆盖
耳中是一片碧波荡漾
像极了遥远夏日里的明明之夜
百草丰茂 湖水涌动
一望无际的草原上
时间掀起巨浪 浪浪冲向千里



能源学院 张允昇 摄

巴别塔

(小说)

□ 外国语学院 崔佳佳

离人类荒谬。那你是从异国来找我么?你摇摇头——这个最容易读懂。关掉灯的客厅里只剩下我的呼吸，可你又抬起下巴，示意我别再讲话用心看电影。

恼羞成怒的凯瑟琳与她的女仆争辩：“我爱他不是因为他英俊，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自己。不管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，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……”

我闻之惴惴，因为我绝不会这样坦率地爱人，也从指望有人会这样热烈地爱我。我与她甫一相识，便觉神交久矣：我喜欢她头发上的香波，喜欢她对口型时发出的气息，喜欢她蹲下身找光碟时堆在地板上的长裙，喜欢她流了一些眼泪拿着束胸问我是否介意。

可惜再投契的两个人也会有矛盾。我说起未来会去医院去除背后大面积丑陋的胎记，心底泛起隐秘的期待，于我而言它是自卑的源泉，我热烈地渴望有人轻轻抚摸一下我蜷缩了二十多年的心脏。但我只感觉到她的手指在我脊背上慢慢逡巡，无声地否定我的决定。

我悲愤交加，用力地翻身，不愿再看她。我是很残忍的爱人我知道，背对着她，自然看不到她的手指与口型。除却亲吻，我也有手段封锁这长夜。

这一夜我分外口渴，梦里是无休止的奔波，我大概变成了古老神话里填海的小鸟儿，啼血哀鸣，亟待死去。我怕自己真的要弃世，因为这梦如此真实，梦里仙山熊熊火光刺痛我双眼。我顾不了上哪喊“烧了仙山我怎么填海去”，就这样醒来了。病房里灯光很是冷漠，我即刻清醒过来。

临床睡着一个熟悉的女人，正是不久前同我激烈分歧过的她。医生说她救我出火场受了好严重的伤，知我并无大碍才输着液昏昏沉沉睡去。我想起生与死很模糊的地方，的确有一双手紧紧抱着我，不许我沉沦，不许我睡去，我不知道那时她背上正经历着怎样的灼烧。我轻轻掀起她的衣物，泪水泼洒洒洒洒在被单上。

呵！我叹气，不禁惊叹，这烧伤的形状竟与我的胎记别无二致！

我猛地想起大约几千万年以前，其他人野心勃勃地挑战奥林匹斯山之际，我说我要去传说中离天空最近的巴别塔。她在我的身后，与我分享着同一具躯体，说：“好啊。”

人在神眼中与兽无异，而欲望是兽的胆子。天降洗礼，于是所有执着于攀登的人类都受到惩罚——我们圆球一样的身体被从中切割。从此艰苦地寻找着遗失分散的另一半，心动、欢愉、折磨、望眼欲穿。有人生来带着胎记，有人生来是听障，有人生来是同性恋，原来归于宿命。

我终于想起身后的暗蓝色是我被切开的伤痕，这一刀太残酷，以至于我只记得痛楚，忘了寻找另一半的自己。直到那天阴沉的午后她向我走来：

我——找——你——好——久——

凡。那大夫看见脚底漏出东西来，先吓了一跳，后立马捂住药品，又抬起头，眼光乱瞟。但谁能瞒住男人，男人听见动静，同样飞扑过来，哭道：“大夫，这马是神马，它是从天上落下来的，这药……”大夫立刻朗声说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，这马是见了我以后吐出药的，你赶紧识相一点，兴许还能保你儿子一命。”大夫又往男人儿子处瞟了一眼，忽然，他眼光一跃，又亮了起来：“哎呦，那孩子旁边是你女儿吧，神马嘛，总得有女人伺候，通灵性的神物，可挑剔着呢！”男人强忍泪水点了点头，大夫于是满意地说道：“我看她有病，还不小呢，这是女孩都会得的，叫女婴病，要我带回去好好检查一下”他搂起衣服，站到男人面前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，男人心里颤得更厉害了，似乎明白了大夫的念头，目光不断在男孩和女孩面前换来换去，终于下定决心，接受了这种荒唐的病症，连忙问道：“大夫，女娃送您了，您看……”

他又注意到，那女人眼眶红得厉害，死死抱住女孩，但除了俺没人留意。

大夫很满意男人的行径，从包里翻了翻，从裙里随意甩出一盒药，男人立马接住，犹犹豫道：“大夫，您还没瞧病呢，这药真的行吗？”大夫不耐烦回答：“那术讲究望闻问切，但咱不用，一药治百病，吃不死人，里面全是维生素……对，叫微生物，生物，是天生的宝物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就这东西，全是从不老仙丹炼出来的，珍贵得很。”

男人听了仙丹一词，顿时放下心来。俺想，根据老爷们的历史书，约莫是他听说平常人都没资格吃呢，多亏世道乱了，外国人能把船开进来。并未多想，他又转身看了看女人。

但令俺也没想到的是，那女人死活不松手，啾啾啾啾地叫着，俺明白了，她是哑巴，可惜了。让人同情的不是她是哑巴，而是她不是聋子，俺也不由得哀嚎起来。

男人和女人立马争执起来，男人想掰开女人紧紧勒着女孩的手，可他饿得更瘦，就使劲锤击女人的背部，女人反而勒得更紧。俺在一旁默默看着，突然注意到那女孩脸色发白，全身宛如裸露的衣架，明显饿得只能发出微弱呻吟，但这怎能盖住两人铺天盖地的争吵声呢？他们还在争夺，俺也因排药筋疲力尽，帮不上忙，女孩终于没了气息。

但两人也没意识到，依旧呼天喊地。

女人终于乏了，男人一把夺过女孩，拖着尸体送到大夫前，大夫睁开闭上的眼睛，望了望女孩，说道：“死了，死了，没用了，但别扔，算我倒霉，这药给你了，尸体留着，有人喜欢吃死的女儿的皮肉，说是处子精华还未散去，一身可全是宝贝。”男人这才反应过来，强压住情绪，点了点头。

大夫牵着俺走了，留下那一盒药，后来又派人取走了女孩的尸体。

俺想了一下，这等小事能写进历史书吗，俺们的历史与地球不同，一些鸡毛蒜皮可和历史扯不上关系，可老爷们很喜欢看这种善事，嵌在俺身上的镜子都闪烁了几下。

但很遗憾，俺突然被传了回来，看着眼前陌生的老爷面孔，俺还是吼着取悦他们。他们中一个人只是说：“这牲畜可是‘旧’的东西，搞权贵取乐的一套可不行，好不容易拿到的权力可不能泡汤，而且他去的空间都是些荒唐淫诞，情理讲不通，大众新闻可不允许，里面的舆论很复杂。”另一人反驳道：“可以当个吉祥物，矛盾可是不可调和，加塞一下，封到元宇宙里，凑成一串代码，但可别忘了今晚的歌姬，大价钱买的弹奏，得好好庆祝一下。”

后来他们给俺的档案批注上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”。

于是，在那以后，俺永远待在了一个黑匣子里面，形象与言语也固定下来：“悲、喜、吓、戏弄……”

们的训诫，按下按钮，又要启程了。

俺是突然砸进一座破庙的，由于经历了无数次掉落，这并不是很疼。庙并不高，俺落下时，把全身拱成了一团。嘿，跟俺想的一样，那庙里原本挤在角落的一口人立马围上来。

这对俺来说很常见了，他们一定会将俺供养起来，当作神灵。

一对夫妻，一对子女，都怔怔地立在原地，但那男人突然大起胆子，伸手摸了俺的鬃毛，嘴里嘟囔着：“有救了，有救了。”俺甩给他一道鄙夷的眼神，然后不再叫唤。管他想的什么，俺不就是救世主嘛。男人转过如泥潭一般坑坑洼洼的脸庞，对女人说道：“前些日子大夫催得紧，咱们实在找不到值钱的东西，这匹马可以抵上一些药物了。”

话语间，他又抬手指了指角落的男孩，俺顺着他的指头看过去，那男孩很小，比他旁边的女孩矮了两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肉团。

女人睁开眼睛，呜呜几声，不顾外面洒落的泛红的大雪，拖着一条筷子腿钻出去。俺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，憨憨地叫了一声。

天马行空

(小说)

□ 文法学院 袁瑞

没一会儿，女人便领着一个男人进庙，那就是大夫了。大夫肥肥胖胖，身材比俺还臃肿，活像撑起的大麻袋。两轮“青松的树干”悬在“芝麻粒上”，高凸的“房梁”下面蠕动着一条“毛毛虫”，那就是他的脸皮了，可跟张饼一样，一口就能吃下，俺不由得浅笑。

这一笑顿时吸引了大夫，他顿时放下了捏在“房梁”上的手指，将宽大的手掌拍在俺身上，笑容咧到眉毛边，说道：“你们命薄，没想到能找到这般大富贵之物。上面的人以为马有四条腿，人有两条腿，因此一马顶两人。况且战场上总是骑马的，马的战斗力的与人无异，于是他们想组成一支马军，让马来上阵杀敌呢。对了，最重要的是，识字的大家还从为数不多的竹片上找到几个字，上面说‘马革裹尸’，一大批学者围着讨论，终于确定了意思，这是讲马死了以后连钱都不给用，它们自己就能处理尸体，这可是笔不错的营生呢，你遇到我，也算见着了，不错，不错……”

他话没说完，抬头瞅了男人一眼，男人立马接道：“大夫，我们没能耐享受这四匹马，全当您下盘了，只是我儿子病了好久，又不敢去找人施针，您知道的，人人都说，针灸能扎死人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可不能冒险啊！”

那大夫颇为享受地点头，手掌还不断摩挲着俺身体，俺如往常一般直接把他顶开，他顿时跌了个窟窿。但他很聪明，并未起来，反而就地坐了下来，小声念道：“难办，难办，好事多磨啊！”

俺实在看不起这大夫，就从特制的马蹄里排出几盒药品，这功能可是老爷们注射药物才有的，很是不

俺们的星球仿制地球的模板，发展得已颇具形态。作为其中的一匹天马，俺从不屑于讲述自己的故事，但既然新任的老爷们要求朝那古朴的大机器里输入文字，那就稍微精力吧。

为啥叫新老爷呢，俺也不清楚，但据说是因为一场争辩，两拨老爷闹得动静甚大。俺识字少，听到旁观人说的是争辩，可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。

俺以为，争辩嘛，不就动口的事，可老爷全都换了一遍，看来这争辩不是俺这口臭的动物能参与的。原本的老爷们在俺身上嵌上一片镜子，那镜子很小，牢牢地扎进俺的皮肉。镜子长眼睛，有光就能看清楚所有事情。老爷们的头脑很聪明，利用科学技术开发出若干星空，星空里面充满稀奇古怪的人。兴许是文明的高度发展让他们厌烦，他们喜欢看俺来回穿梭，通过镜子看俺干不一样的事情。

老爷们只教给俺一些基本的认知，别的东西一概不说，俺若是要问，皮上就会留下几道鞭印。穿梭途中，俺遇出过世已久的怪人，他反复念叨：“喜剧是溜进人心房的一缕阳光，而悲剧是横吃的沟壑，所以后者留下的伤痕更加深刻。”

哼，他也配，棒得还没根棒直，何况老爷们都不谈胡话，他大白天还挺灿烂，于是俺一头撞翻他，回去后还因此收获了掌声。

用那八股文拼凑的小孩也有，他旁边还摆着一幅老头子的画像，明晃晃砌起“又土人”几个字，但俺看不懂，一蹄给他捣了粉碎，小孩没哭，反而高兴地朝俺看了几眼。

俺原本有翅膀，但中途遇到过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，非要搞什么全球航行，不幸困在海上，俺喜欢新奇，又看他慈眉善目，就把翅膀掰断送给他，也不知道他救了多少人命。

但俺折完翅膀回去后，一部分老爷说俺性情不空，要积善除恶。这可纳了闷，俺平常吃得饱饱的，肚子可不会空，干啥子好事呢？

虽是这样说，俺还是听了老爷



能源学院 张允昇/摄



材料学院 姜旭/摄